

几乎笑尽天下

——评《围城》的冷嘲冷讽

黄国彬

内容提要 钱锺书所有的作品,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特色:内容特别稠密。也就是说,在特定的篇幅内,作者所提供的资料、传递的知识、表达的经验,以至创造的种种效果,都比一般作品多。这种特色,见诸作者的评论和散文,也见诸他的小说(尤其是《围城》)。在《围城》里,作者无论是比喻还是讽刺,都挟天风海雨之势出击;在极短的篇幅内,就可以叫读者目不暇接。本文旨在讨论《围城》的讽刺手法,说明钱锺书的讽刺如何全面,手法如何多变,其冷嘲冷讽和其他小说家的笔触又有什么不同;并且设法探讨,作者止于“几乎笑尽天下”,而不“笑尽天下”的原因。

关键词 《围城》 冷观 冷笔

钱锺书所有的作品,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特色:内容特别稠密。也就是说,在特定的篇幅内,作者所提供的资料、传递的知识、表达的经验,以至创造的种种效果,都比一般作品多。

这种特色,见诸作者的评论和散文,也见诸他的小说(尤其是《围城》)。就评论而言,我们翻开他的《谈艺录》、《管锥编》、《旧文四篇》,几乎在任何一页,都会面对目不暇接的学问和创见。我们读他的散文,见他从容地翱翔于中外古今,见逸事、典故、隽语、巧思此呼彼应,就会禁不住赞叹:“在短短的一篇文章里,作者竟可以说这么多的东西,展示这么广阔的心智空间!”翻开《围城》,这种感觉同样强烈:在书中,无论是学问、典故、比喻、嘲讽,都以特高的频率一浪接一浪地涌来。以小说艺术的标准衡量,《围城》不能算十全十美,¹可是就内容的密度而言,五四以来的小说中,是鲜有其匹的。光说比喻,从五四到现在,有哪一部小说能够在相等的篇幅里如此履人眼眸呢?读者翻阅《围城》,简直有置身喻林之感。读钱锺书的《围城》,处处可以看到作者的彩笔挟天风海雨的才情全方位出击。

这种全方位出击,以书中的嘲讽最为显著。在中外文学史上,以讽刺为基调的作品不胜枚举,却鲜能像钱锺书的《围城》那样,几乎页页皆笑,段段皆笑,简直到了笑尽天下的地步。在书中,作者几乎不放过任何人、任何物、任何事。

以人为例,方鸿渐、赵辛楣、李梅亭、顾尔谦、鲍小姐、苏文纨、方遁翁自然是讽刺的重要对象;即使小孩如阿凶、阿丑,也逃不过作者的笔锋。对美丽的唐晓芙,作者比较客气:

苏小姐领了个二十左右的娇小女孩子出来,介绍道:“这是我表妹唐晓芙”。唐小姐妩媚端正的圆脸,有两个浅酒窝。天生着一般女人要花钱费时、调脂和粉来仿造的好脸色,新鲜得使人见了忘掉口渴而又觉嘴馋,仿佛是好水果。她眼睛并不顶大,可是灵活温柔,反衬得许多女人的大眼睛只像政治家讲

的大话，大而无当。古典学者看她说笑时露出的好牙齿，会诧异为什么古今中外诗人，都甘心变成女人头插的钗，腰束的带，身体睡的席，甚至脚下践踏的鞋袜，可是从没想到化作她的牙刷。她头发没烫，眉毛不镊，口红也没有擦，似乎安心遵守天生的限制，不要弥补造化的缺陷。总而言之，唐小姐是摩登文明社会里那椿罕物——一个真正的女孩子。^④

至于其他人物，出场时或出场后，都几乎无一例外地遭作者挖苦、讽刺一番。

遭挖苦、讽刺的对象，包括人物的思想、谈吐、行为，也包括他们的样貌、五官。在第98页，董斜川放言高论，以“陵谷山原”概括唐代以后的诗人，并且目无苏轼，就是个讽刺思想、谈吐的好例子：

苏小姐道：“我也是个普通留学生，就不知道近代的旧诗谁算顶好。董先生讲点给我们听听。”

“当然是陈散原第一。这五六百年来，算他最高。我常说唐以后的大诗人可以把地理名词来包括，叫‘陵谷山原’。三陵：杜少陵，王广陵——知道这个人么？梅宛陵；二谷：李昌谷，黄山谷；四山：李羲山，王半山，陈后山，元遗山；可是只有一原，陈散原。”说时，翘着左手大拇指。鸿渐懦怯地问道：“不能添个坡么？”

“苏东坡，他差一点。”

鸿渐咋舌不下，想东坡的诗还不入他法眼，这人做的诗不知怎样好法，便问他要刚才写的诗来看。^⑤

对陆子潇的描写，则以样貌、五官为取笑对象：

陆子潇这人刻意修饰，头发又油又光，深恐为帽子埋没，与之不共戴天，深冬也光着顶。鼻子短而阔，仿佛原有笔直下来的趋势，给人迎鼻孔打了一拳，阻止前进，这鼻子后退不迭，向两旁横溢。^⑥

在重要角色中，唐晓芙出场时获钱锺书手下留情，大概不是因为钱锺书有意偏袒，而是因为作品需要一个漂亮的女主角。这一论点，在后来的发展中可以找到佐证。例如在第72页，作者就开始“一视同仁”，讽刺了唐晓芙的爱情观：

表姐愈这样干预，自己[唐晓芙]偏让他亲近。自己决不会爱方鸿渐，爱是又曲折又伟大的情感，决非那么简单。假使这样就会爱一个人，那么，爱情容易得使自己不相信，容易得使自己不心服了。^⑦

这种讽刺，在第110页唐晓芙骂方鸿渐时再度出现，叫读者会心微笑：

方先生人聪明，一切逢场作戏，可是我们这种笨蛋，把你开的玩笑都得认真——唐小姐听方鸿渐嗓子哽了，心软下来，可是她这时候愈心疼，愈心恨，愈要责罚他个痛快——方先生的过去太丰富了！我爱的人，我要能够占领他整个生命，他在碰见我以前，没有过去，留着空白等待我——^⑧

由此可见，即使唐晓芙——书中最美丽的女孩子，也逃不过钱锺书那管横扫众生的锐笔。

所谓“横扫众生”，不仅包括男女老幼、中国人、外国人（其中有法国人、爱尔兰人、日本人）和不同的行业，还包括猫狗（第25页）、青蛙（第32页），以至风肉中的蛆：

伙计取下壁上挂的一块乌黑油腻的东西，请他们赏鉴，嘴里连说：“好味道！”引得自己口水要流，生怕经这几位客人的馋眼睛一看，肥肉会减瘦了。肉上一条蛆虫从腻睡里惊醒，载蠕载袅，李梅亭眼快，见了心，向这条蛆远远地尖了嘴做个指示记号道：“这要不得！”伙计忙伸指头按着这嫩肥软白的东西，轻轻一捺，在肉面的尘垢上画了一条乌光油润的痕迹，像新浇的柏油路，一壁说：“没有什么呀？”顾尔谦冒火，连声质问他：“难道我们眼睛是瞎的？”大家也说：“岂有此理！”顾尔谦还唠唠叨叨地牵涉适才床板的事。这一吵吵得店主来了，肉里另有两条蛆也闻声探头出现。伙计再没法毁尸灭迹，只反复说：“你们不吃，有人要吃——我吃给你们看——”店主拔出嘴里的旱烟筒，劝告道：“这不是虫呀，没有关系的，这叫‘肉芽’——‘肉’——‘芽’。”^⑨

严格说来，在这段引文中，作者所笑的对象不仅是风肉中的蛆；书中人物，包括李梅亭、伙计、店主，以至整个事件，都是作者的笔锋所及。以武侠小说的术语说，这是一招数打；也就是说，在短短的一段描写里，作者同时击中了多个目标。^⑩

钱锺书的笔锋，刺到了风肉的蛆后，还继续向四面八方出击。譬如书法，一般人只会想到好或不好，遒劲或不遒劲，鲜会像钱锺书那样，想得那么远：

壁上挂的字画有沈子培所写屏条，录的黄山谷诗……他把客堂里的书画古玩反复看了三遍，正想沈子培写“人”字的捺脚活像北平老妈子缠的小脚，上面那么粗壮的腿，下面忽然微乎其微一顿，就完事了，也算是脚的！^⑩

下面两段，就连天象也不放过了：

他们上了船，天就微雨。时而一点两点，像不是头顶这方天下的，到定睛细看，又没有了。一会儿，雨点密起来，可是还不像下雨，只仿佛许多小水珠在半空里顽皮，滚着跳着，顽皮得够了，然后趁势落地。^⑪

这是暮秋天气，山深日短，云雾里露出一线月亮，宛如一只挤着的近视眼睛。少顷，这月亮圆滑得什么都贴不上，轻盈得什么都压不住，从蓬松如絮的云堆下无牵挂地浮出来，原来还有一边没满，像被打耳光的脸肿着一边。^⑫

从这些例子里，读者可以看出，在钱锺书眼中，几乎任何人、任何事、任何物，都有可笑的地方，真正是万物冷观皆可笑了。^⑬

笔者说“冷观”，是因为钱锺书的冷笔绝不感伤，始终像一把锐利的解剖刀，能切天下的至坚，也能游走于无厚之中，直入天下的至微。

小说家之笔有冷暖，犹如诗人之笔有张敛。一般说来，所谓冷暖张敛，只是风格之别，不必含有褒贬。譬如中国的古典诗人之中，李白和陶渊明可以分别代表张敛两种风格的典型。说到冷暖，而又要举中国的现代小说家为例的话，我们可以这样说：钱锺书和张爱玲的笔冷，沈从文的笔暖；或者说，钱锺书和张爱玲的笔冷凝，沈从文的笔温煦。所谓冷凝，是指作者或叙事者在选材或落笔时不动声色、不动感情，描写的人物往往可笑、可哀、可鄙、可怕；所谓温煦，是指作者在某一程度上投入故事中（虽然出色的投入不必着迹），去感受或分担众生的痛苦，结果笔下的人物往往可亲、可爱、可悯。即使同写人类的弱点，冷凝和温煦的作家也有分别：前者着重鞭挞讽刺，有时是藉着鞭挞讽刺来暴露人性的劣根或设法改变世界的现状；后者则着重表扬人性的美善，哀矜众生的苦难，即使描写人性的弱点，字里行间也流露出同情或怜悯。而冷凝或温煦的作家之中，又可以有不同的冷凝、不同的温煦。譬如钱锺书和张爱玲的冷凝方式，就有颇大的不同。不过由于篇幅关系，在此只谈钱、沈，暂时不谈钱、张。

在钱锺书的作品（如《围城》和短篇小说《纪念》）中，作者的焦点常常集中在人性的弱点（包括愚昧、无知、贪婪、爱欲、虚荣），因此落笔时着重揭露、讽刺；在沈从文的作品（如《边城》）中，作者的焦点集中在人性的美善，因此绝少尖刻或无情的揭露、讽刺。不喜欢钱锺书笔法的读者，会说作者高高在上，像上帝俯望众生，批判众生，太不可亲，太不近人情；不喜欢沈从文（尤其是写《边城》的沈从文）的读者，会说作者回避现实，故意塑造一个不真实的世界，未能准确地反映人生。由于篇幅所限，笔者在此不打算详论两种看法的是非。不过为了说明冷笔和暖笔的大别，在此不妨谈谈钱、沈两篇题材相近的短篇小说：钱锺书的《纪念》和沈从文的《丈夫》。

两篇作品，都写妻子对丈夫不忠。在《纪念》里，女主角曼倩背着丈夫才叔与才叔的表弟天健要好，怀了孩子，才叔仍蒙在鼓里。在整篇小说中，叙事者一直不放过曼倩、才叔、天健，一直以间接或直接的语调揶揄讽刺他们，一点也不留情。试看钱锺书^⑭如何讽刺曼倩：

真的，她今天午后和天健相见，没准备有那样的收场。不错，她鼓励天健来爱慕自己，但是她没有料到天健会主动地强迫了自己。她只希望跟天健有一种细腻，隐约柔脆的情感关系，点缀满了曲折，充满了猜测，不落言诠，不着痕迹，只用触须轻迅地拂探着彼此的灵魂。对于曼倩般的女人，这是最有趣的消

遣。同时也是最安全的;放着自己的丈夫是个现成的缓冲,防止彼此有过火的举动。她想不到天健竟那样直接。天健所给予她的结实,平凡的肉体恋爱只使她害怕,使她感到超出希望的失望,好比肠胃娇弱的人,吃饱油腻的东西。假使她知道天健会那样蛮,她今天决不出去,至少先要换过里面的衬衣出去。想到她身上该换下洗的旧衬衣,她此刻还面红耳赤,反比方才的事更使她惭愧!¹⁴

这段文字,语语是钱锺书本色:比喻的机锋刺人(“好比肠胃娇弱的人,吃饱油腻的东西”);心理分析深入、尖锐而又细腻;反浪漫的笔调对书中人物毫不留情(“假使她知道天健会那样蛮,她今天决不出去,至少先换过里面的衬衣出去。想到她身上该换下洗的旧衬衣,她此刻还面红耳赤,反比方才的事更使她惭愧!”)。

对于天健这个调情圣手,钱锺书从头至尾都没有放过;到天健坠机身亡,作者仍以冷笔收结:

天健此时,人和机都落在近郊四十里地的乱石坡里,已得到惨酷的和平。一生在天空中活动的他,也只有在地下才能休息。

这个消息,才叔夫妇过三天方确实知道。才叔洒了一把眼泪,同时伤心里也有骄傲。曼倩第一次感觉天健可怜,像大人对熟睡的淘气孩子,忽觉它可怜一样。天健的漂亮,能干,专断,圆滑,在他生前是女人可恐怖的诱惑,此时都给死缩小了,软化了,揭破了,仿佛只是小孩子的本领,当不得真。……

不久,本市各团体为天健开个追悼会……一番热闹之后,天健的名氏也赶上他的死骨,冷下去了……¹⁵

接着,是近乎残忍的结尾:曼倩红杏出墙,怀了情人的孩子,丈夫仍懵然不知,为奸情的结晶而高兴:

……他俩刚吃完晚饭,在房里闲谈。才叔说:“看来你的征象是无可疑了。命里注定有孩子,是没法避免的。我们也该有孩子了,你不用恨。经济状况一时还可维持,战事也许在你产前就了结,更无须愁得。我说,假如生的是男,我想就给他名字叫‘天健’,也算纪念我们和天健这几个月的相处。你瞧怎样?”

……

才叔懒洋洋地看着他夫人还未失去苗条轮廓的后影,眼睛里含着无限的温柔和关切。¹⁶

如此残忍的反讽,使人想起乔伊斯(James Joyce)笔下的艺术家:

The artist, like the God of creation, remains within or behind or beyond or above his handiwork, invisible, refined out of existence, indifferent, paring his fingernails.¹⁷

(艺术家像创造万物的神一样,始终隐身在自己的手工之内、手工之后、手工之外或手工之上,没有人看得见,精纯得不复存在,超然漠然,修剪着自己的指甲。)

福楼拜(Faubert)的《包法利夫人》(*Madame Bovary*)和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也写妻子失身,而且结尾时女主角都自尽,用的却不是钱锺书那样的冷笔。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和《金锁记》所用的无疑是冷笔,叙事者也颇为“无情”,却没有“无情”到这一程度。《纪念》结尾时,女主角没有自尽,却比《包法利夫人》和《安娜·卡列尼娜》更叫读者不安,已接近古希腊大悲剧家索佛克勒斯名剧《俄狄浦斯王》的境界。其中的反讽(“命里注定有孩子,是没法躲避的”),叫人想起《俄狄浦斯王》里严峻得无可逃避的预言。两篇作品互相投射的关系,可为克利斯蒂瓦(Julia Kristeva)一派谈文本互涉时提供上佳素材。

以沈从文的《丈夫》和钱锺书的《纪念》比较,钱锺书的冷笔显得更突出。沈从文的《丈夫》,写一个叫老七的年轻女子,为生活所迫,要离开乡间的丈夫,到城中的妓船上接客。有一次,憨厚的丈夫来探她,发觉妻子原来靠卖肉为生,自尊受到莫大的创伤,悲痛中要提早离开妓船。妻子见状,毅然跟了丈夫回乡。在故事中,作者也不动声色,淡淡道来就叫读者为男主角难过。

譬如写丈夫和水保的一段，就是个突出的例子。这段文字，叙老七跟其他妓女上了岸，把丈夫留在船上。恰巧老七的干爹水保到来。憨厚的丈夫一见水保，就倾盖如故，连心底的话都跟他说了。水保临走时，作者这样交代：

年轻人毫无拘束地还加上许多粗话蠢话。说了半天，水保起身要走了，他才记起问客人贵姓。

“大爷，您贵姓？留一个片子到这里，我好回话。”

“不用不用。你只告她有这么一个大个儿到过船上，穿这样大靴子。告她晚上不要接客，我要来。”

“不要接客，您要来？”

“就这样说，我一定要来的。我还要请你喝酒。我们是朋友。”

“我们是朋友，是朋友。”

水保用他那大而肥厚的手掌，拍了一下年轻人的肩膀，从船头上岸，走到另一个船上去了。¹⁸

在这段文字中，憨厚的年轻人遭人伤害的情景活现纸上。至于水保，沈从文在字里行间没有加以指责，只描写这个人物不把妓女的丈夫放在眼内，要他告诉妻子，当天晚上不要接客，专门跟干爹睡觉。在客观的戏剧表现中，水保如何自私，如何把遭受欺压的贫苦人家视为供自己泄欲的工具，已强有力地传递给读者。在描写水保的同时，沈从文还毫不费力地刻画了人性。

在结尾的一段，作者不动声色，同情之心已遍布纸上，深深地感染了读者：

男子一早起来就要走路，沉默地一句话不说，端整了自己的草鞋，找到了自己的烟袋。一切归一了，就坐到那矮床边沿，像是有话说又说不出口。

老七问他，“你不是昨天晚上答应过干爹，今天到他家中吃中饭吗？”

“……”摇摇头，不作答。

“人家特意为你办了酒席，好意思不领情？”

“……”

“戏也不看看么？”

“……”

“满天红的荤油包子，到半日才上笼，那是你欢喜的包子。”

“……”

一定要走了，老七很为难，走出船头呆了一会，回身从荷包里掏出昨晚那士兵给的票子来，点了一下数，一共四张，捏成一把塞到男子左手心里去。男子无话说，老七似乎懂到那意思了，“大娘，你拿那三张也把我。”大娘将钱取出，老七又把这钱塞到男子右手心里去。

男子摇摇头，把票子撒到地下，两只大而粗的手掌打着脸孔，像小孩子那样莫名其妙的哭了起来。

五多同大娘看情形不好，一齐逃到后舱去了。五多心想这真是怪事，那么大的人会哭，好笑。可是她并不笑。他站在船后梢舵，看见挂在梢舱顶梁上的胡琴，很愿意唱一个歌，可是不知为什么也总唱不出声音来。

水保来船上请远客吃酒，只有大娘同五多在船上。问到时，才明白两夫妇一早都回转乡下去了。¹⁹

展现在读者眼前的，是一个受了伤的“小孩”，要逃离伤害他的人物和场景；是一个被迫当娼的女子，觉察到丈夫受伤，毅然放弃生计，跟丈夫返乡。作者为了展示共相，故意不给男主角名字，只称他为“年轻人”或“男子”；在题材和内容上虽然与15世纪英国道德剧《普通人》(Everyman)有别，以普通名词代替专有名词的用意和效果却大致相同。这样朴拙而又温暖的笔触，这样不见作者动情而同情之心遍布纸上的爱情故事，不可能在钱锺书的小说集里找到。两篇作品有别，主要因为两位作者看生命、看世界的角度不同：钱锺书着重嘲、着重讽、着重刺，因此对受害的丈夫不放过；沈从文着重描写低下阶层的苦难，因此落笔时心怀同情。以宗教为喻，我们可以这样说：钱锺书像《圣经·旧约》中的耶和华；沈从文像佛经中的菩萨或佛祖。

由于钱锺书用的是冷笔,所以《围城》这部讽世之作,尽多冷嘲冷讽。在作者的冷眼下,即使浪漫的男女关系也变得滑稽可笑。譬如故事开始时,方鸿渐和鲍小姐接吻的一幕,大可以给一般作者提供惹人遐思的良机,可是到了钱锺书笔下,却变成了一段不落俗套的反浪漫描写,大出一般作者和读者的意料之外:

十点钟后,甲板上只有三五对男女,都躲在灯光照不到的黑影里喁喁情话。方鸿渐和鲍小姐不说话,并肩踱着。一个大浪把船身晃得厉害,鲍小姐也站不稳,方鸿渐勾住她腰,傍了栏杆不走,馋嘴似地吻她。鲍小姐的嘴唇暗示着,身体依顺着,这个急忙、粗率的抢吻渐渐稳定下来,长得妥帖完密。鲍小姐顶灵便地推脱方鸿渐的手臂,嘴里深深呼吸口气,道:“我给你闷死了!我在伤风,鼻子里透不过气来——太便宜了你,你还没求我爱你。”²⁰

写到男女接吻,一般作者大概会朝着温馨、旖旎、甚至色欲的方向铺排、渲染;钱锺书不走一般作者所走的方向,偏偏想人之不想,写人之不写,主要因为他手中所握是一管冷笔。

这种站在人生边上冷眼看人生、冷眼嘲人生、冷眼讽人生的态度,在上面一段也可以见到:

汪处厚走到圆桌边,手拍桌子,仿佛从前法官的拍惊堂木,大吼道:“我不许你[汪太太]跟他[赵辛楣]说话。老实说出来,你跟他有什么关系?”

“我跟他的关系,我也忘了。辛楣,咱们俩什么关系?”

辛楣窘得不知所措。高松年愤怒得两手握拳,作势向他挥着。汪处厚重拍桌子道:“你——你快说!”偷偷地把拍痛的手掌擦着大腿。²¹

这段文字,描写赵辛楣和汪太太在黑暗中被高松年、汪处厚撞见,汪处厚以为妻子跟赵辛楣有暧昧关系,乃怒加讯问。一般作者写这样的场合,大概不会加上“偷偷地把拍痛的手掌擦着大腿”这一句;只有手握冷笔的钱锺书,才会在高潮的时刻来一个突降,把一个巨大的气球刺破,在放气过程中产生极其滑稽的效果。

从上面所举的例子里,我们可以清楚看出,钱锺书有能力笑尽天下;而且笑起来都从容自如,毫不费力,幽默、诙谐、滑稽、尖刻,兼而有之;手法之多,可以编一部《钱锺书冷嘲冷讽大观》。然而正如本文的题目所说,钱锺书只是“几乎笑尽天下”而已,并没有真正笑尽天下。钱锺书的冷笔尚留余地,是什么原因呢?答案很简单:钱锺书是出色的艺术家,落笔虽然着重冷嘲冷讽,与史威夫特(Jonathan Swift)、蒲伯(Alexander Pope)等著名讽刺家呼应,却知道何时该放,何时宜收。下面一段,写李梅亭性格暴躁,只顾个人利益,不管他人死活,焦点一直对着李梅亭,没有顺手一笔去笑车夫,就是个好例子:

走不上半点钟,有一个很陡的石子坡,拉李先生那只大铁箱的车夫,载重路滑,下坡收脚不住,摔了一跤,车子翻了。李先生急得跳下自己坐的车,嚷:“箱子给你摔坏了,”又骂那车夫是饭桶。车夫指着血淋淋的膝盖请他看,他才不说话。好容易打发了这车夫,叫到另一辆车。²²

钱锺书笑大人,笑小孩,笑书法,笑雨点,笑月亮……笑起来所向披靡,天下都不能幸免。上述车夫血淋淋的膝盖,自然可以成为笑料;但钱锺书在这一刻没有笑,证明他冷嘲冷讽之笔虽然犀利,却没有胡乱驰骋,滥伤无辜。假如钱锺书在这里也顺手一笔(对钱锺书而言,这是多么容易的一笔),一招数打,把车夫纳入冷嘲冷讽的范围,就会像丧礼上开死人的玩笑,笑而不得其所;笑而不得其所,就会引起读者的反感。读者心怀反感,就大有可能把其余的笑料一并排斥,叫作者前功尽废,“一笑倾《围城》”。

正因为这个缘故,到了故事的结尾部分,钱锺书才一反常态,笑笔大敛,从幽默、滑稽、诙谐、尖刻转入深沉,对人生,对人与人的关系发出感喟。到了最后一段,作者更把全书推到浑茫沉郁的哲理层次,叫读者低回不已:

那只祖传的老钟从容自在地打起来,仿佛积蓄了半天的时间,等夜深人静,搬出来一一细数:“当、当、当、当、当”响了六下。六点钟是五个钟头以前,那时候鸿渐在回家的路上走,蓄心要待柔嘉好,劝他别再为昨天的事弄得夫妇不欢;那时候,柔嘉在家里等鸿渐回来吃饭,希望他会跟姑母和好,到她厂里做事。这个时间落伍的计时机无意中包含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哭。²³

一直随钱锺书的妙笔莞尔、噗嗤、捧腹、喷饭的读者,至此也就笑容尽收,开始思索广阔无边、而又没有答案的人生大问题。钱锺书,毕竟是出色的艺术家啊!

注: 1 散文家钱锺书,经常在故事中出现,与小说家钱锺书争胜,给小说不必要的干扰,是美中不足之一。例如下面一段:

他方鸿渐对自己解释,热烈的爱情到订婚早已是顶点,婚一结一切了结。现在订了婚,彼此间还留着情感发展的余地,这是桩好事。他想起在伦敦上道德哲学一课,那样山羊胡子的哲学家讲的话:“天下只有两种人。譬如一串葡萄到手,一种人挑最好的先吃,另一种人把最好的留在最后吃。照例第一种人应该乐观,因为他每吃一颗都是吃剩的葡萄里最好的;第二种人应该悲观,因为他每吃一颗都是吃剩的葡萄里最坏的。不过事实上适得其反,缘故是第二种人还有希望,第一种人只有回忆。”从恋爱到白头偕老,好比一串葡萄,总有最好的一颗,最好的只有一颗,留着做希望,多少好?(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1年版,第287页,本文的其他引文,均以此版本为准)

单独看来,机智的锋芒毕露,是出色的散文,是《写在人生边上》的作者的当行本色。把这一段文字抽离小说来欣赏,读者可以得到不少乐趣;可是出现在小说中,读者就会觉得,到了这里,才学兼富的散文家钱锺书一时技痒,把小说家钱锺书的笔抢过来(仿钱氏《林纾的翻译》一文用语),在人生边上纵横驰骋。许多读者,虽然会暂时忘记小说家钱锺书的重要任务,乐意欣赏这精彩的驰骋;而钱锺书写到这里,大概也知道干扰会产生反效果,所以把这段文字交给主人公方鸿渐,设法使节外之枝和小说结合。可惜这种结合,和《围城》中许多类似结合一样,未算圆融;在角色的对话、思维或内心独白中,散文家钱锺书的身分仍十分突出。当然,赞成这种写法的论者也可以说,在小说中穿插叙事人或作者的议论,早有菲尔丁(Henry Fielding)的《汤姆·琼斯》(Tom Jones)等先例可援;钱锺书的《围城》,是小说的另一路,可以视为恶棍体(picaresque)小说的一种,不能以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佛斯特(E. M. Forster)、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或曹雪芹的标准衡量。名士派评论家甚至可以说:“看书贵适意。读者展卷,过瘾就好;何必分什么小说写法或散文写法?”这种论点,也不能说没有道理;不过作者一旦贵乎适意,介入书中驰骋才情,就会妨碍作品上升到《红楼梦》一类杰作的层次。

此外,就结构或情节而言,《围城》虽然处处表现了钱锺书的匠心和巧思,但方鸿渐和孙柔嘉结婚后的部分,写得更详细些,才有足够的力量殿全书之后。这一小疵,不像作者干扰那么明显,要细读全书才能看出。而且这一小疵,和其他现代小说比较,已经微乎其微。譬如老舍的《骆驼祥子》、沈从文的《边城》、张爱玲的《赤地之恋》,前强后弱的情形就严重得多。读者细阅这三部小说后,会觉得三位作者都沉不住气,仿佛急于完成任务,“内力”远逊于钱锺书。

④(四) ⑧(㊸) 10 11 20 21 22 23 钱锺书《围城》,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1年,第51、98、209、72、110、170-171、49、152、190、15、278、152-153、365页。

(七)“一招数打”是出色作家应该具备的武功。钱锺书在这方面的武功,比许多同行都高。在《围城》里,这种招内有招的绝技,简直俯拾皆是。第58页的描写,既针对唐晓芙,也针对苏文纨和方鸿渐,是例子之一:

[苏文纨说:]“这孩子[唐晓芙]人虽小,本领大得很,她抓一把男朋友在手里玩弄着呢!”——鸿渐脸上遮不住的失望看得苏小姐心里酸溜溜的……

第110页写方鸿渐喝罚酒而呕吐,既笑方鸿渐,也笑董斜川和苏文纨,是例子之二:

苏小姐因为斜川骂“不通”,有自己在内,甚为不快,说:“我也是一窍不通的,可是我不喝这杯罚酒。”

鸿渐……只吐得上气不接下气,鼻涕眼泪胃汁都赔了。心里只想:“太丢脸,亏得唐小姐不在这儿。”

……褚慎明掩鼻把窗子全打开,满脸鄙厌,可是心上高兴,觉得自己泼的牛奶,给鸿渐的呕吐在同席者的

记忆里冲掉了。

这种一招多用、连捎带打的本领,大大增加了作品复调多音的特色,能在极短的篇幅内给读者极大的满足。

12 所谓“万物冷观皆可笑”,还是有例外的。此点下文会有交代。

13 严格说来,讨论小说时,应该把作者和叙事者分开。不过由于二者的分别不是本文的关键所在,为了方便起见,在此不再细分。

14 15 16 《人兽鬼》,香港:文教出版社,1982年5月版,第111、140-141、141-142页。

17 James Joyce, *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60), p 215.

18 19 《丈夫》,《沈从文文集》第四卷,小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香港分店、花城出版社联合出版,第11、21-22页。

(作者 香港岭南学院翻译系系主任、教授

责任编辑 真漫亚)

《中华文明之光》丛书出版座谈会隆重召开

1999年1月7日,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与北大出版社在北大临湖轩联合举办了《中华文明之光》丛书出版座谈会。会议由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吴同瑞教授主持;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袁行霈教授介绍了《中华文明之光》丛书和电视系列节目的编撰和拍摄过程及其影响;出版社总编温儒敏教授代表出版社讲了话;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北大前校长丁石孙先生、全国政协副主席、北大前副校长罗豪才先生应邀出席了会议;季羨林、张岱年、吴树青、何芳川、郝斌及北大部分《中华文明之光》的作者、人民日报社毕全忠、中央电视台赵宇辉、吴明训、新闻电影制片厂李建、张建华等领导 and 部分导演出席了会议。

《中华文明之光》是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与中央电视台联合制作的150集电视系列节目。1993年开始筹拍,1998年最终完成,历时5年,共组织了一百多位学者撰稿,其中包括季羨林、张岱年、邓广铭、侯仁之、宿白、阴法鲁、林焘、朱伯崑、田余庆、汤一介、陈贻焯、金开诚、裘锡圭、严家炎、袁行霈、张传玺、乐黛云、何芳川、叶朗等学界名人。

《中华文明之光》以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脉络为序,上至远古传说,下至五四运动,内容涉及哲学、宗教、文学、语言、艺术、考古、天文、地理、科技、民俗、中外文化交流等学科领域,包括了中国各民族在各个历史时期所创造的优秀文化成果。电视节目自1995年3月在中央电视台各个频道向海内外一百多个国家播出以来,深受大学生和广大观众欢迎,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和中央电视台不断收到索求书稿的电话和来信。现北京大学出版社把150集的文稿结集出版,会使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读者获得更完美的精神享受。

座谈会始终洋溢着亲切热烈的气氛,在座谈中,张岱年先生说道: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历史,与西方文明并驾齐驱,是我们民族自尊、自信的源泉。弘扬中国传统文化,首先要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在这方面作出了贡献。季羨林先生说:近些年,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口号是巨人,但行动是矮子。去年以来的东南亚经济危机,我们人民币不贬值,经济上顶住了,但文化方面宣传的不够,我们不能老是拿来主义,要有送出主义意识,把我们的民族精华送出去,行动上也要做巨人。丁石孙副委员长说:电视的播出和丛书的出版,北大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从学术成果变成电视系列片,《中华文明之光》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罗豪才副主席说:《中华文明之光》是一项系列工程,真正发挥了北大人文学科的群体优势,意义非常深远。海外华侨看了电视片,很激动,对他们了解自己的民族、激励爱国主义精神是很有作用的。赵宇辉说道:《中华文明之光》从电视片到丛书的出版,是中央电视台与北大的强强联合,创造了三个之最和两个最少,即中国电视史上最大的一部传统文化学术系列片;参加学者最多、论证次数、人数最多,最经得起推敲的一部电视片;在海内外影响最大、最深远的一部电视片;整个片子投入最少,专家的报酬最少。

(魏 宣)

investment is unsustainable, and will certainly lead to the un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society. The upsurge of investment growth, which began in the 1950s, has aggravated environmental deterior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destruction of environment is even more startling. The lesson from bitter experience tells us that if no close attention is paid to natural environment, expanding investment will only use up the scarce natural resources and will ultimately make the human living conditions unsuitable for human survival.

Studies of *The Dream of Red Mansions* Should Be Part of “Neo– Studies of Chinese National Culture” : an Interview with Zhou Ruchang

by Long Xietao

Apart from classical, historical, philosophical works and *belles – lettres*, the macro Chinese culture has another “carrier” – – – *The Dream of Red Mansions*. Studies of *The Dream of Red Mansions* are one of the 3 peaks of Chinese culture. Inscriptions on bones or tortoise shells of *Shang* Dynasty represent the achievement of early Chinese culture; *Dunhuang* culture includes an extraordinary cultural– historical period spanning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and *Sui* and *Tang* Dynasties; and *The Dream of Red Mansions* represents the cultural and spiritual essence of *Song*, *Yua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Each of these three represents the glorious legacy of an important historical cultural development. The formation of their “studies” is based on the richness of the subjects as well as on their rediscovery. *The Dream of Red Mansions* is a key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culture and its studies should be part of the “neo– studies” of Chinese national culture.

Holding Almost the Entire World Up to Ridicule: Cold Satire in *Fortress Besieged*

by Huang Guobi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techniques of satire used in Qian Zhongshu’s novel *Fortress Besieged* and shows how comprehensive the author’s satire is, how varied his techniques are, and in what way his detached approach differs from those of other novelists. At the same time, it examines the reason why the author stops short of holding the entire world up to satire.

A Bird’s Eye View of History of Publication in 20th Century China

by Xiao dongfa and Yuan Yi

The study of China’s history of publication started a century ago, when Ye Changzi published *Cangshu Jishi shi* (*Chronicle Poems of Book Collecting*) in 1897. In the first 50 years, studies in the field were focused on book history, printing history and book– collecting history. Great efforts were made to gather first– hand materials, while theoretical analysis was almost absent. In the next 30 years, the situation was somewhat improved, yet the development was still uneven. A prosperous period has arrived in the 1980s, when many books and papers were published that filled the gap of editing history, history of translation and history of distribution.